

紀載類編下

光緒

二十

年

正月

下

紀載彙編

安龍紀事

安龍江之春

壬辰二月初六日上自廣西南寧府移蹕貴州安龍府安龍原名安籠所時雲貴皆爲孫可望所據初陽尊皇上要封秦王朝廷內外臣子稍忤其意則擊斬隨之以故中外重足無不協者僞職及東兵陷廣西可望遂改安籠所爲安龍府迎上居之宮室禮儀一切草簡時廷臣扈隨者文武諸臣五十餘人中有馬吉翔者本北京市棍也性便黠頗識字初投身內監門下充長班復爲書辦連迎內監得其歡心故內監皆託以心腹及高起潛出典兵吉翔竄入錦衣衛籍冒授都司居起潛門下塗毒軍民無所不至後又賄陞廣東都司及乙酉隆武卽位福建吉翔

解粵餉赴行在自陳原係錦衣世職遂冒陞錦衣衛指揮後奉使楚中詔諛諸將凡報軍功必竄入其名屢冒邊功漸次陞至總兵及永歷卽位又營求宮禁勛戚得封文安侯吉翔歷事既久專意結媚宮禁宮豎凡上一舉一動無不預知巧爲迎合於是上及皇太后皆深信之以爲忠勤遂命掌戎服事又至安龍見國事日非遂與管勇衛營內監龐大壽謀逼上禪位秦王以圖富貴獨慮內閣吳貞毓及朝中大臣不相附順內陰嗾其黨冷孟鉅吳象鉉方祚亨交章參毓先是瀨湍移蹕時毓欲上暫留以繫中外人民之望遂與壽翔忤至是兩逆交煽急謀去毓而鉅等參疏屢上上素知毓忠貞俱寢不行壽翔鉅等曰貞毓入閣視事則我不得參預機密公等叅毓徒費紙筆今秦王權傾內外我具一啓托張提塘封去求秦王令諭以內外事委戎

政勇衛兩衙門總理則大權歸我兩人我內人作秦王心腹公等作羽翼然後徐謀尊上爲太上皇讓位于秦王則我輩富貴無量貞毓何能爲乎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武選主事胡士瑞云今上困處安龍大勢已去我輩追隨至此無非爲爵位利祿耳揣時觀變當歸秦王況馬公甚爲倚重目下卽欲以中外事屬之若公能達此意于諸當事共相附和力勸禪位何愁不富貴不然我輩俱不知死所矣士瑞卽厲聲叱璘曰汝喪心病狂欺蔑朝廷遂謂我輩亦隨波逐流乎璘慙而退吉翔復遣璘持白綾一幅求武選司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欲以進秦王其品憤怒不畫吉翔陰報秦王秦王遂將其品鎖去鑿之杖下六月秦王有劄諭天壽吉翔云凡朝廷內外機務惟執事力爲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聽戎政勇衛兩衙門叅處以息其紛囂

劄到中外惶懼獨吏科給事中徐極兵部武選司員外林青陽
主事胡士瑞職方司主事張鐫工部營繕司員外蔡縝等相謂
曰天壽吉翔曩在楚粵怙寵弄權以致楚粵不戒變興屢遷今
不悔禍且包藏禍心稱臣于可望一人孤立百爾寒心我輩若
畏縮不言不幾負國恩若鵠列乎繇是各疏叅二逆罪狀章三
上上始知兩人欺君賣國并發其在安龍時曾倫用御筆私封
龍府土官趙維宗爲龍英伯事上怒卽召集廷臣欲治壽翔罪
壽翔懼急入內廷求救太后得免兩人奸既露怨愈甚欲謀殺
極等於是專意諂附可望凡可望所欲爲者二人輒先意爲請
可望愈肆無憚自設內閣六部科道等官一切文武皆署僞銜
復私鑄八疊僞印盡易本朝舊印而賊臣方于宣詔可望尤甚
爲之定儀立制太廟廟享三王太祖高皇帝主於中張獻忠主

於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主也擬改國號曰後明日夜謀禪位上
僅守府勢甚岌岌私與內監張福祿全爲國曰可望待朕無復
有人臣禮奸臣馬吉翔龐天壽爲之耳目朕寢食不安近聞西
藩李定國親領大帥直搗平粵俘叛逆陳邦傳父子報國精忠
久播中外軍聲丕振將來出朕於險必此人也且定國與可望
久有隙朕欲密撰一勅差官賁馳行營召定國來護衛汝等能
爲朕密圖此事否祿等卽奏曰前給事徐極部司林青陽胡士
瑞張鐫蔡續於秦王發劄寵任天壽吉翔時曾抗疏交參忠憤
勃發實陛下德一心之臣也臣等將聖意與他密商自能得
當以報上允之錄與爲國詣張鐫蔡續私寓適極與青陽士瑞
俱至錄等密傳意諸臣叩首云此事關係國家安危首輔吳公
老成持重當密商之五人卽詣毓寓言其事毓曰今日朝廷式

微至此正我輩致命之秋也奈權奸刻刻窺伺恐機事不密諸公中誰能充此使者林青陽卽應曰某願往毓曰固知非公不可但奸人疑阻須借告假而行可也青陽乃請假歸莊貞毓屬祠祭司員外蔣乾昌密擬勅屬職方司主事朱東旦繕寫祿等密持入用寶青陽卽日陞辭時可望沿途有塘撥盤詰陽藏密勅從間道馳出此六年十一月事也癸巳六月上以青陽去久不回欲差官往催毓卽以翰林院孔目周官對武安伯鄭允元云此番比前更要慎重今馬吉翔在左右日夜窺探凡事必報可望必須先將馬吉翔差出使他不得窺探事乃可濟若吉翔在內則奸黨浦縷宗德亮郭璘蔣御曦等往來奔走陰伺舉動深爲不便時因節屆霜降上以陵越在東西例用勛臣一員代祭遂使吉翔往粵行禮去後卽命蔣乾昌撰勅復遣周官賁往

官涕泣受命而行時吉翔奉差在粵探知青陽竇有密勅至定國營私差汪錫元至營探聽未幾而劉議新途遇吉翔不知吉翔不與謀對吉翔云上有密勅與西藩先差林青陽後差周官西藩接勅感泣不日親往安龍迎駕吉翔聞之大懼逼令議新具啓報知秦王備悉西藩接勅之事久屬其弟雄飛盡出家貲陰賂堤塘王愛秀求其應援時吉翔黨與布列甚密日伺探聽上孤立自危以臺省員缺勅部考選於臘月念四日臨軒親試將蔣乾昌李元開選翰林院簡討張鐫選刑科給事中李順胡士瑞選浙江福建兩道監察御史楊鍾徐極蔡續趙賡禹易士佳任斗墟朱東旦等亦以資深俸久各加秩陞職有差自是天壽雄飛益相危懼謂蒲纓朱德亮郭璘蔣御曦等曰凡我讐敵俱選清華我輩危矣纓等曰昨聞周官之行係衆人密謀待馬

公察訪詳悉具報秦王則此輩死無日矣不數日馬吉翔果具密啓與秦王報知此事天壽雄飛持啓詣王愛秀云馬公訪得朝中有兩次差官賫勅往西藩去召他帶兵迎駕理有啓報秦王煩公卽發撥啓聞秀聞大驚曰果有此事我係堤塘亦當具啓報知壽飛卽下拜曰公果具啓救我輩性命誠再生之恩也啓去秦王大怒甲午正月差鄭國往南寧馬吉翔處打聽周官事跡并看西府兵勢時吉翔疏証青陽周官甚急由是吏科都給事徐極大理寺少卿楊鍾太僕寺少卿趙賡禹光祿少卿蔡續州科給事張鐫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頤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士瑞等交章叅翔欺君賣國天壽表裏爲奸上見事急卽勅廷臣公議治罪天壽懼與雄飛數騎逃出雄飛遂見秦王將密勅與謀之人一一報知而十八人之獄成矣先是正月內林青陽

回行在復命至田州總鎮常榮營榮知密勅之事已發止陽勿
回行在陽遂留營中暗遣心腹劉吉至行在藏張鐫蔡續萬卽
密奏上上甚喜卽擢陽兵科給事上謂鐫曰仍撰勅與青陽勅
內先要說壽翔表裏爲奸將謀不利於朕着令藩臣爲朕剪除
等語俟朕與將軍握手時卽行告廟晉封之典發金三十兩爲
西藩鐫印張鐫擬篆屏翰親臣四字發與青陽差人劉吉領去
陽接勅與金常榮發兵護送至廣東廣州得遇周官同青陽始
將空勅書寫好及屏翰親臣四字樣鐫成送至高州西藩李定
國營內詎意可望差標官至常榮營急拏青陽而青陽已去旬
日矣遂將榮撤回而鄭國已於南甯取吉翔回行在秦王亦疑
吉翔與國令行在各官與吉翔對理密勅之事各官旣集鄭國
云馮吉翔已拏在此列位要明白說出林青陽周官賁勅之事

他果與謀否以便回覆國主貞毓云學生職司票擬關防嚴密如何曉得國云既如此我到朝內請上面對諸臣俱造朝候上御文華殿召鄭國王愛秀進國與愛秀奏云西藩私通朝內奸臣脅勅要封國王已發人往拏正法林青陽周官不日便到皇上可知是何臣主持待臣等好回覆國主上云密勅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數年以來外面假勅假寶亦多爾等還要密訪豈皆是朝裏事國與秀憤憤而出即同天壽洵洵主朝房云我們要回青州列位須快說明白貞毓云皇上雖值播遷朝廷法度尙在誰敢妄行學生門實不曉得天壽力証曰你如何推避得國與愛秀即將毓扭出朝房一任天壽指揮即將楊鍾鄭允元蔣昌蔡續趙賡禹張錫徐極李頌胡士瑞李元開朱東旦朱議晨周允吉計紹亮胡世寅陳慶瑞易士佳任斗墟等俱收

鎮王愛秀宅內隨帶家丁全夭壽進宮拏內監張福祿全爲國
劉衡宮中大震少頃祿與爲國劉衡俱鐵索繫出惟胡世寅於
是日釋放此甲午年三月初六事也入朝時天氣清明及諸君
子被執忽烈風霾日陰雲慘黑安龍士民驚曰此天壤間一大
變事其逆黨冷孟鉅朱企鎮浦纓宋德亮且揚揚得意猶奏上
速將密勅情由指出是何人所爲以便處分不然危亡在旦夕
矣上曰汝等逼朕認出朕知是誰因悲憤而退翼日國具嚴刑
拷究先將貞毓安父戶部員外裴廷謨提到國叱謨跪謨厲聲
曰我是朝廷五品大夫如何跪你國怒令亂棍交下幾斷兩臂
復將謨拷夾問密勅事謨不應次將張鐫徐極周允吉趙賡禹
蔡縝任斗墟陳馨瑞張福祿全爲國等一一酷刑拷鞫惟毓貞
以大臣免刑餘皆夾數夾答數百痛苦難禁惟呼二宗列宗時

天色清明忽風雷震烈蔡續厲聲曰我輩枉取刑辱取紙筆來待我供招國即將續扭解放縣續持筆告天曰皇天后土二祖烈宗今日蔡續供招與謀密勅之事以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一一寫出國又問曰皇上知否續恐有害國家答曰未經奏明招罷仍扭鎖收管越三日將許紹亮裴廷謨釋放亮流涕不肯出獄向十八人曰今日同事爲國生死與共安忍獨生毓等曰公今日得生是天未盡滅忠臣爾旣生我輩雖死猶生亮等揮淚拜辭十八公亦揮淚答拜亮即同廷謨出獄天壽吉翔乃盡出家貲厚賂國秀吉翔以幼女送鄭國爲妾國留宿二日復遣還即誣諸公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詞飛報秦王秦王發令於本月二十日到安龍以十八人爲奸以吉翔爲忠請上裁斷國等請上召對上憂憤御殿隨發廷臣公議由是吏部侍郎張

佐辰綏寧伯蒲縷太常寺少卿冷孟銓武選司郎中朱企鏌總兵宋德亮刑部主事蔣御曦等俱附耳向鄭國云這些官今日都要處死若留一個禍根不絕國云自然還須列位主持維時刑部司官蔣御曦執筆吏部侍郎張佐辰票旨竟以盜寶矯詔欺君誤國八字爲案以張鐫張福祿全爲國爲首擬凌遲蔣乾昌徐極楊鍾趙賡禹蔡縝鄭允元周允吉李頤胡士瑞朱議屢李元開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爲從擬棄市惟毓以大臣賜絞陳慶瑞與佐辰同鄉同年力救得杖一百二十擬遣戍劉議新杖一百二十越五日死劉衡杖一百免罪復以福祿乃中宮近侍用寶發勅雖皇上自行中宮俱知其事壽翔等將廢中宮囑儀制司蕭尹上疏引古廢后事爲例維時中宮流涕哭訴上前始免遂將諸君子縛赴法場俱神色不變望闕叩頭云臣子

一念今日盡矣無以報國雖死有餘貴耳又云天壽吉翔雄飛
朋胥爲奸欺君賣國我輩今日爲他殺盡他日必借秦王勢挾
制天子爲所欲爲中興大業從茲已矣張福祿曰我輩不能殺
此三賊死當作厲鬼殺之以除國害諸君子臨刑絕無戚容各
賦詩見志吳貞毓詩云 九世承恩愧未酬憂時惆悵發良謀
躬逢多難惟依漢夢遶高堂亦報劉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有
願賴同儔擊奸未遂身先死一片丹心不肯休 蔣乾昌詩云
天道昭然不可欺此心未許泛常知奸臣禍國從來慘志士
成仁自古悲十載千辛爲報國孤臣百折止憂時我今從此歸
天去化作河山壯帝畿 李元開詩云 憂憤呼天洒洒卮六
年辛苦戀王畿生前只爲忠奸辨死後何知仆立碑報國痴心
容易死還家春夢不須期汨羅江上逢人舊自愧無能續楚詞

朱東旦詩云 邕陵昔日五君子隨扈安龍十八人盡瘁鞠
躬今已矣忠臣千載氣猶生 朱議孱詩有精忠貫日吞河岳
勁氣凌霜砥浪濤之句詞極悲壯餘不及詳紀賦畢仍對各官
拱手曰學生輩行矣中興大事交付列位但列位都要忠於朝
廷切不可附天壽吉翔賣國學生輩雖死猶生也言罷引頸受
戮時安龍雖三尺童子無不垂涕者鄭國仍將諸君子暴屍三
日時天氣炎熱顏面如生各家親族買棺收殮十八忠臣既死
雄飛遂自黔回吉翔倚藉可望挾制朝廷復預機密引其黨張
佐辰扶綱攝相行事內外大權盡歸龐馬時人以佐辰與綱相
貌醜劣詔事權奸供龐馬指麾號佐辰爲判官扶綱爲小鬼而
國勢日削矣

吳貞毓宜興人祖世趙氏享年一百有一歲丙辰生時年九